

春风度巷青瓦词

童恩兵

柳枝

常志国

春天来了
柳枝长出嫩嫩的枝芽
好绿 好绿啊
绿得让人爱不释手
她没有松树的挺拔与伟岸
更没有鲜花的艳丽与多彩
无论她根植何方
都能长出一片绿色的海洋
她像少女纤细的身姿
那么富有青春活力
我深知这种美的内涵和价值
我珍惜她 怜爱她
望着她在春风中飘逸的舞姿
是那么的轻盈 是那么的婀娜
我感恩春风的沐浴
感谢上苍的赐与
生命有了绿的色彩
心灵的沙漠不再荒芜
万绿丛中有了她的点缀
群芳也黯然了颜色

我爱春风中的柳枝
她朴实而无华
我欣赏春风中的柳枝
她柔美而又淡雅
多少回走过她的身旁
我驻足观赏
却又不敢打搅她舞姿飘扬

我热恋春风里的柳枝
她给我生活的力量
无论寒冬与秋凉
她永远是吉祥的使者
美丽的新娘

春天来了 柳枝绿了
她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片绿色
也不仅仅是憧憬和希望
而是重生的天堂
淬炼的坚韧与刚强

我爱你春风里的柳枝
我欣赏你春风里的柳枝
我热恋你春风里的柳枝
你是我生命中的绿洲
漫漫人生的相思柳
苦乐年华的亲倩树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我赞叹你顽强的生命
不论环境的优劣
你依然生机勃勃

站在柳树下 心潮澎湃
寒冬已过去
春天的画面已展现在眼前
多想拥抱土壤里萌动的暖意
多想拥抱春风里舞动的柳枝
你给予我新的希望和勇气
你开启我浪漫的情怀和遐想

早就听说乌鲁木齐的老街是藏在时光里的诗，此番初访，便像怀揣着一本老书，专程来品读那些被岁月浸润的篇章。四月的晨光刚爬上屋檐，我已踩着青石板，在新疆民街的拱门下，邂逅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对话。

民街的建筑是极其好看的。伊斯兰风格的拱顶串起五座殿堂式楼宇，青灰砖墙上的雕花繁复层叠，如凝固的浪，又似半展的经。阳光斜斜切过檐角，在地上投下几道金线，忽有鸽群掠过，翅影便在砖墙上簌簌地抖。这光景倒叫人想起《洛阳伽蓝记》里那句“伽蓝之妙，重于都城”。此处虽非佛寺，却自有一番庄严与生气，在砖石的褶皱间暗自涌动。

踏进民俗博物馆时，时光的帘幕悄然掀起。艾德莱斯绸在玻璃展柜里肆意舒展，红与黄的纹样像燃烧的火焰，蓝与绿的色块似流动的河，当地人说是“天上的彩虹落在了绸缎上”。一旁的银器静卧绒布之上，篆刻的牡丹花纹里还留着百年前匠人的指印，烛台底座模糊的铭文，或许封存着某个斋月的祝福。

最绝的是那帧泛黄的老相片，几个戴花帽的汉子扛着胡杨木，身后是黄沙飞扬的商道，骆驼的铃铛仿佛穿越时空，在耳畔叮当作响。

街角的茶室飘来砖茶的香气，三位老人正围坐着掰馕。见我驻足，穿袷衫的老者笑着招手：“小伙子，来尝尝热馕。”烤得金黄的馕饼还带着炉温，边缘的芝麻簌簌往下掉，咬一口，麦香混着淡淡盐味在舌尖漫开，越嚼越有股子韧劲——这滋味，该是百年前驼队穿越戈壁时，行囊里最温暖的慰藉吧。老人用布满老茧的手指摩挲着馕饼，说起民街早年是“丝绸之路”的驿站，南来北往的商人在这儿换马匹、补行囊，茶香与驼铃声日夜不休。“现在啊，年轻人都爱去大巴扎，可我们这把老骨头，就爱守着老茶馆。”他说话时，阳光恰好爬上他的皱纹，像给

每道沟壑都镀了层金边。

顺着石板路往西，不知不觉便拐进了明德路。这条路很短，不过五百步，却仿佛被时光之手悄然拉长，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回响里。左手边的“大银行”旧址还保留着1943年的模样，青砖砌的门楣上，“中央银行”四个大字已有些斑驳，门框的雕花却依旧清晰，卷草纹饰里藏着当年工匠的匠心。再往前，便是毛泽民的故居了，两株百年老槐撑起一片绿荫，细碎白花随风飘落，在毛泽民故居的青瓦上铺了薄薄一层。简朴的室内令人动容：洗得发白的蓝布床单平整地铺在木板上，书桌上的算盘珠已被岁月磨得发亮，墙角的草帽边缘还沾着几粒干涸的泥土。很难想象，这位曾经掌管财政大权的共产党人，就在这样的陋室里，用蘸水钢笔勾勒出边疆建设的蓝图。临别时，一个穿校服男孩伏在窗台描摹。斜阳透过雕花窗棂，将时空的经纬绣在他的背影上——此刻，1943年的卷草纹正沿着他的铅笔，在素描本上静静重生。

午后时分的领馆巷是最有烟火气的。还没拐进去，烤包子的香味便勾住了人的魂。街角的烤炉前，维吾尔族大叔正把面团往炉壁上贴，金黄的面皮“滋滋”一声冒起热气，羊肉与洋葱的香气混着孜然的辛香，直往人鼻子里钻。“给我来两个！”话音未落，大叔已用铁钳夹起包子，递过来时不忘叮嘱：“小心烫嘴，慢慢吃。”咬开酥脆的外皮，鲜嫩的肉馅还带着汤汁，吃得人额头微微冒汗。

巷子口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卖馕的摊位前蒸腾着白茫茫的热气。戴花帽的大妈正把刚出炉的馕擦成小山，芝麻馕、葱花馕、奶子馕，花样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踮着脚，小手在馕堆上方跃跃欲试，妈妈笑着轻拍她的手：“别急，咱们新疆的馕，管够呢。”

暮色渐浓时，误打误撞走进了坤且巷。“坤

且”是皮匠的意思，巷子虽窄，却透着经年累月的皮草香。墙根下坐着位老人，正在修补一只皮靴，锥子穿过皮革发出“笃笃”的闷响，仿佛在敲打着岁月的节拍。他面前的木盒里，整齐码着各种皮件：钥匙包、皮夹子，还有绣着花纹的皮手套。“以前这条巷子里全是皮匠铺，叮叮当当的，热闹得很。”老人说话时，手指划过皮靴上的针脚。“现在年轻人都买机器做的了，手工皮子费工夫，没有多少人再愿意做喽。”夕阳的余晖从斑驳的墙头斜斜地照进来，为老人银白的胡须镀上一层金边，也照亮了墙角那台锈迹斑斑的老式缝纫机。它沉默地伫立在那里，曾经见证过多少双皮靴踏过塔克拉玛干的黄沙，又目送过多少像老人这样的匠人，在时光的长河里慢慢老去。

临离开时，在民街的拱门下遇见了卖桑葚的老汉。竹筐里的桑葚紫得发亮，颗颗饱满。老汉用维吾尔语喊着“阿克恰”，见我懂，便笑着改说汉语：“甜得很，尝一颗。”指尖刚捏住果实，紫汁便染在了手上。放进嘴里，甜中带点微酸。抬头望，拱顶上的星月纹饰在暮色中若隐若现，远处传来宣礼塔呼唤，悠长而低沉，惊起几只归巢的鸽子。

忽然想起汪曾祺写昆明老街时说：“人间至味是清欢。”乌鲁木齐的老街，何尝不是如此？这里没有高楼大厦的繁华，却有拱顶下的光阴故事；没有流水线生产的精致，却有手作皮具的温度；没有刻意营造的热闹，却有茶馆里掰馕时的欢声笑语。

当暮色漫过青瓦，当烤包子的香气混着桑葚的甜，我忽然懂得，这些老街才是这座城市的根：它们扎根在历史的土壤里，又在烟火人间中舒展新枝，让每个路过的人，都能从砖缝里、从馕香中、从匠人的皱纹里，读出岁月的深情与人间的温暖。

野桃寂处自逢春

楚夏

暮春时节，晨雾还没完全散去，我独自去古镇游玩。走着走着，不经意间拐进了一条岔道。石板路越往前走越窄，最后变成了田埂。那青砖缝里，苔藓正努力地往上爬。背包随着步伐轻轻晃动，矿泉水瓶有节奏地叩击着腰际，发出细微的声响。棉布衣摆不时掠过篱笆外的野草，沾惹的露珠在布料上晕开，像是无意间绘就的水墨小品。每一步都惊起草叶间栖息的露珠，在晨光中闪烁着转瞬即逝的光芒。

当我蹲在那废弃的竹篱前系鞋带时，指尖还残留着半干的黄泥，这才发觉手机信号早已消失殆尽。东南角忽然斜斜地拂来一阵风，裹挟着一种独特的味道——湿润中透着几分腥甜，既不像古镇商铺里那些香囊的刻意调配的芬芳，倒像是新割的青草汁液里，不小心混进了一滴野蜂蜜，在四月的阳光下慢慢晕染开的味道。

我循着这气息绕过那方废弃的石磨，哇，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数百株野桃树在晨雾中舒展着枝桠，整面山坡仿佛被朝霞浸染，那场面真是太美了。最矮的枝桠离地还不到两尺呢，稍微一仰头，就有半透明的花瓣落到衣领里。

我寻了处盘虬的老树根坐下，看花瓣簌簌落在膝头，渐渐积成松软的绒毯。晨露未晞，整片桃林浸在乳白的雾气里，花影与山岚交融，让人恍惚——是桃林在吐纳，还是群山正呼吸？这些野桃树不似园中栽培的那般规整，开得格外随性自在。有些枝条缀满重瓣，层层叠叠似孩童紧攥的

糖纸，终于在此刻舒展；另一些则疏落点缀三两朵，反倒透着汉画像砖的拙趣，每一笔转折都暗藏天工。

我忍不住伸手去接飘落的花瓣，那花瓣薄得就像蝉翼一样，透过光还能看到里面的经络呢。边缘泛着极淡的胭脂色，就好像被水彩笔轻轻扫过一样，留下一抹似有若无的痕迹。

等到日影西斜，我在桃林深处发现了半截断碑。青苔如绒毯般覆满碑面，光绪年间的刻痕早已漫漶不清，唯独那个“桃”字的一竖，倔强地刺破时光的尘埃，仿佛要穿透这百年的沧桑。碑石背面凹陷的地方蓄着昨夜的雨水，两三片落叶红浮在水面，倒映出摇晃的蓝天。盘虬的树根在石碑的裂隙间蜿蜒游走，用温柔的缠绕，将冰冷的石刻渐渐焐成了温热的茧。突然，头顶的枝叶间传来一阵簌簌轻响，一只松鼠倏忽掠过枝头，抖落的露珠恰好滴在我摊开的笔记本上，洒开了几朵透明的水花。这意外的插曲像是自然的提醒，我便收拾行囊踏上归途。

回程时，我随手将一支野桃花枝插入矿泉水瓶中。七日后重返城市，惊讶那早已枯萎的花瓣依然保持着优雅的姿态，宛如被时光定格的舞者，永远停留在谢幕前最动人的姿态。

这让我想起了许多静默绽放的生命。它们就像古琴台前那株绿萼梅，在无人驻足处依然吐露芬芳；又似护城河畔的蒲公英，在无人注意时悄然结籽；还有写字楼里那个坚持写诗的姑娘，在报表与会议间隙守护着诗意的星光；更有无数为梦想奔波的普通人，他们或许不曾收获掌声与喝彩，却依然在生活的土壤里深深扎根，静静生长。

原来，为自己绽放的花朵不只藏在幽谷深处，更在每个不肯向寒冬屈膝的灵魂里。就像那个衣衫落拓却眼中有光的旅人，他分明是裸会行走的桃树——枝干上刻满风霜的印记，却依然在骨节处迸发新芽。他带着满身伤痕与芬芳，正坚定地走向属于自己的春天……



早晨走在小区人行道上，微风挟带着一股独特的香气从不远处传来。寻香望去，见有细雪似的花簇，攀着那道锈铁的栅栏，在微风中垂成一挂瀑布——是的，茶靡开了！这花是何时开的？哦，昨夜有南风过境，竟织成这幽香的一帘素帛。

对茶靡，我是尤其熟悉的。还是在三十多年前，我每天都要穿过城北的一条老街巷，到设在老文庙里的县文化馆上班。进院门左侧的旧墙上，悬着一架春日里开白花的藤萝。守门大爷说：“这可是民国年间的老蔷薇了。”他这话，我竟也错信了十多年。直到很久的后来，某个茶靡花开的春日，我意外地发现青苔覆盖的墙基石上刻有“醉醺”二字，这才知道，我们错把茶靡当作了白蔷薇。

那时，花架下偶有麻雀叽喳，啄食落英。午后的阳光，斜斜地切过办公室的花格木窗，把碎金洒在褪色的办公桌上。同事们捧着茶盅扯闲篇，说是这架花开败，就要换夏衫了。那时，我还不懂茶靡乃是二十四番花信风的尾声，只当是白蔷薇开得晚了些。当后来读到苏东坡“茶靡不争春，寂寞开最晚”、释圆悟“暖袭游人陌上尘，不知花信几番新；莫叫吹到茶靡处，吹到茶靡是晚春”等古人诗句时，方知茶靡一开花，时令就到了暮春，初夏也就在前方等着了。

读着宋人王十朋“绿阴深处春风细，知是茶靡过短墙”的诗句，就觉得像极了这旧院光景——砖墙早已被爬山虎与青苔蚀矮半截，可那香气，总在暮春午后翻墙而出，细若游丝却勾魂摄魄。茶靡的香，是揉碎的白玉兰混着晨露，又似陈年宣纸沁出的墨痕，需贴着花瓣才能嗅得真切。可你稍一转身，它又化作一缕凉雾沁入衣袖，待要寻时，只剩墙根青苔与朽木的腥气里，浮着几许若有若无的甜。

旧文庙里的茶靡是快活的。蜜蜂在花房里醉得打转，爬山虎的新叶正一寸寸蚕食西墙。花影在砖地上织网，香气便顺着砖缝游走，有时攀上斑斑驳驳的老日楼梯，有时又顽皮地溜进写字台的抽屉，藏在泛黄的稿纸间——直至后来单位迁出。

人上了年纪，就爱怀旧。这些年，我几乎每年都会去文庙寻旧温故。现在的文庙，已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往昔院内的一切，基本上都在，那架茶靡也还在。前不久，我又去参访时，安静的院子里，茶靡花开正盛。瀑布般的白花映着蓝天，就像漂浮在旧时光里的轻薄云絮。就想起《群芳谱》里说茶靡又名“佛见笑”，大约是因它开在暮春，反倒有种看破时序和流年的从容与淡定。

我站在小区的茶靡架旁，忽然明白古人为何对茶靡又爱又叹。他们并非不知四季轮回的道理，只是太懂春光的易碎，便把这不舍酿成诗句。可是，我们又何须去效仿他们呢？每个春天都在指缝间化作细沙，每个夏天又会在掌心开出新花。看那些新抽的藤萝，正攀着旧年的枯枝；砖缝里也有野草，也顶开陈年的落花——时光从未断裂，只是将旧梦织成了新景。若真要说惜春，或许该惜的不是将逝的春日，而应是此刻鼻尖萦绕的茶靡香，是明知春色将尽却依然要伸手接住一朵迟暮春花的温柔。

岁月如一卷素宣，春的墨痕未干，夏的笔意已润。若真欲挽住流光，何不拾几瓣茶靡，夹进流年的日记——到来年再翻看它们时，便会听见两个季节在纸页间交错的细响——“叮咚”一声，惊醒那些茶靡花般的眷恋与怀想。

公益广告

——2025年第10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走深走实十周年

任城区融媒体中心 宣